

【字说节气】

守岁围炉话除夕

□卢恩俊

我们常说的中国年，从腊八开始拉开过年的序幕，走过祭灶的小年，除夕是最精彩的中轴戏，直至正月十五的元宵节，有的地方甚至到“龙抬头”才拉下帷幕。

说起过年，年味最浓的就是除夕。一年到头这一天，为什么叫除夕？《说文·部》：“除，殿陛也。从余声。”其古字形左边是一个“阜”字表形，右边是一个“余”字表音。“阜”本义为宫殿台阶，人拾阶而上，意味着旧的一级过去，迎来新的一级，所以“除”又引申为“除旧更新”。“夕”字的甲骨文和“月”字大致相似，都是一个月牙形状。后来为了区分“夕”和“月”，金文的“夕”比“月”删去了一竖点，小篆延续了这种字形。“夕”本义是“日暮”，引申为“夜晚”。正如诗曰“一夜连双岁，五更分二年”，“除夕”就是辞旧迎新之意。

在先秦时期，除夕被称为“岁除”，故“除”亦指除旧更新。所以，一年的最后一夜，自古至今是围绕这个“除”字演绎年俗的。东汉高诱《吕氏春秋注》中记载：“前岁一日，击鼓驱疫疠之鬼，谓之逐除，亦曰傩。”一年快要结束之时，要举行“大傩”的仪式，击鼓逐疫疠之鬼，称为“逐除”。直至清朝弘历《驱傩行》：“岁聿云暮暮渐长，郁仪驭日行北方。大傩逐疫掌方相，蒙熊涂面朱衣裳……”还形象记录了这种行傩活动。清吴永芳修本《嘉兴府志》卷十“风俗”中记载：除夕，易门神、桃符、春帖，并限皆封。爆竹，燔紫，设酒果聚饮，锣鼓彻夜，谓之守岁。这些习俗，诠释着一个“除”字，驱疫祈福，除旧布新。而“夕”，本是表示时间的名词，传说古代除夕之夜，有一种叫做夕兽的年怪，出来危害人间，这种恶兽惧怕红色、火光和响声，古人过年挂红灯、贴年红、穿红衣、放鞭炮等，都是为了驱逐夕兽。后来，这些驱赶夕兽的活动就演变成过年的风俗了。

说“夕”为兽，神话而已。“夕”，不仅为年末大节之号，它在传统节日里是很有名气的一个字，正月十五的“元夕”、七月初七的“七夕”、八月十五的“月夕”，这“夕”就像一轮明月，映照人间七彩缤纷的节日。而除夕之“夕”，不仅仅“除疫驱邪”，更多的是喜气洋洋的欢庆迎新活动。这在历代古诗中也多有体现，清代诗人孔尚任的《元旦》：“萧疏白发不盈颠，守岁围炉竟废眠。剪烛催干消夜酒，倾囊分遍买春钱。听烧爆竹童心在，看换桃符老兴偏。鼓角梅花添一部，五更欢笑拜新年”，为后人留下一幅较为全面细致、生动喜庆的除夕风俗画卷。除夕夜的灯火是通宵不熄的，俗称“光年”，家家户户都要点起明亮的红蜡烛，通宵守夜。清代筱廷的“一餐年夜饭送残年，腊味鲜肴杂几筵。欢喜连堂屋内，一家大小合团圆”，描写出一幅合家欢聚吃团年饭的风俗画。

除夕守岁，是我国普遍流行的风俗，更是一种礼仪，是农历年除夕的最重要民俗之一。山东鲁中地区守岁俗称“熬五更”，潍坊守岁叫“照虚耗”，还有的地方叫“熬年”“守岁火”，人们会在院子里点燃篝火或灯笼，寓意驱赶邪祟，迎接光明。除夕之夜，全家人团聚在一起，点灯燃烛、吃年夜饭、叙旧话新，彻夜不眠以迎接新年的到来。守岁习俗最迟出现在晋朝，晋朝周处的《风土记》中说：“蜀之风俗，晚岁相与餽问，谓之餽岁；酒食相邀为别岁；至除夕达旦不眠，谓之守岁。”另外，在民间习俗里，还有“踩岁”和“压岁钱”。“踩岁”亦作“跽岁”，是一种辞旧岁、迎新年的风俗。清富察敦崇《燕京岁时记》：“除夕自户庭以至大门，凡行走之处遍以芝麻秸撒之，谓之跽岁。”“踩岁”在一些地区也很流行，除夕子夜时，娃儿们拿到长辈给的压岁钱后，纷纷到屋外去踩芝麻秸。屋外院内地上铺满了芝麻秸，孩子们将其踩碎，噼啪作响，人们称之为“踩岁”。而过年晚饭后长辈要将事先准备好的压岁钱分给晚辈，叫分赠喜钱，也叫压崇钱，示庆贺新春。



□赵柒斤

汉武帝太初元年(公元前104年)之前，“岁首”日子虽未固定，但大年初一的“朝会”却自周朝开始一直未停。汉武帝改历后，正月初一一定为岁首，这一天有一定品级的官员依次向皇帝拜年并献礼，《后汉书·志·礼仪中》云：“每岁首正月，为大朝受贺……百官贺正月。”皇帝安排宴会，“百官受赐宴飧，大作乐”，地方政府也组织“团拜”活动。

到唐宋时期，大年初一的“朝会”盛况空前，《新唐书·志·卷九》不惜用一千多字描述当时场景：“前一日，尚舍设御幄于太极殿，有司设群官客使等次于东西朝堂，展县，置校，陈车舆，又设解剑席于县西北横街之南……文官四品、五品位于县东，六品位于横街之南……”宋代孟元老更是用细腻的笔法描写北宋“元旦朝会”：“百官皆冠冕朝服。诸路举人解首亦士服立班，其服二量冠，白袍青缘。诸州进奏吏，各执方物入献。”京官和地方四品以上官员除给皇帝“拜年”、陪皇帝看“文娱节目”，还有“正旦宴”。此习俗一直延续到清朝，清富察敦崇《燕京岁时记》开篇就说：“京师谓元旦为大年初一，每届初一……自王公以及百官，均入朝贺。”

而诸多文人在正常出席各种庆新年仪式后，多会一头扎进书房或看书或写作，留下脍炙人口的过年“金句”。如唐代吴可的“燃灯朝复夕，渐作长年身……掩关寒过尽，开定草生新”，贾岛的“嗟以龙钟身，何如岁复新……花发新移树，心知故国春”，孟浩然的“昨夜斗回北，今朝岁起东……田家占气候，共说此年丰”，刘长卿的“乡心新岁切，天畔独潸然。老至居人下，春归在客先”，名头最响的当是北宋政治家、文学家王安石的“爆竹声中一岁除，春风送暖入屠苏。千门万户曈曈日，总把新桃换旧符”和北宋大文豪苏轼的“欲知垂尽岁，有似赴壑蛇……努力尽今夕，少年犹可夸”，以及诗人叶颙的“天地风霜尽，乾坤气象和，历添新岁月，春满旧山河”等。

与一些哀叹过年又长一岁的文人相比，唐代现实主义诗人白居易显得非常豁达，宋代史学家洪迈《容斋随笔》将白居易30岁开始每年记录长一岁的诗句整理成一篇，读来挺有意思，“莫言三十是年少，百岁三分已一分”“何况镜中颜，又过三十二”“毛鬓早改变，四十白发生”“青山举眼三千里，白发平头五十人”“不准拟身年六十，上山仍未要人扶”“人生七十希，我年幸过之”“寿及七十五，俸沾五十千”。而《东京梦华录》的作者孟元老在绍兴十七年(1147年)大年初一为新书自序：“谨省记编次成集，庶几

【短史记】

古人大年初一这样过

开卷得睹当时之盛。古人有梦游华胥之国，其乐无涯者，仆今追念，回首怅然，岂非华胥之梦觉哉。目之曰《梦华录》。”而且他非常谦虚地请读者批评指正：“此录语言鄙俚，不以文饰者，盖欲上下通晓尔，观者幸详焉。”

百姓在初一怎么玩？史料记载大年初一老百姓最早玩的游戏是“爆竹”，目的是“辟山臊恶鬼”，所谓“鸡鸣而起，先于庭前爆竹”。正是初一烧竹发出“啪啪”声响之牵引，才使鞭炮横空出世并取代“爆竹”。

传说汉武帝宠妃钩弋夫人首创的“藏钩”，就被开发成除夕守岁时玩的一种游戏。晋代周处《风土记》说，古人腊八后就玩藏钩：“腊日之后，叟妪各随其侪(同辈、同类)为藏彊，分二曹(队)以较胜负。为一筹为一都，负者起

拜谢胜者。”周处还介绍“藏钩”游戏的规则是：参加玩的人分为两组，如果人数为偶数，所分的两组人数相等，互相对峙，如果是奇数，就让一人作为游戏依附者，可以随意依附一组或二组，称为“飞鸟”。游戏时，一组人暗暗将一小钩(如玉钩、银钩)或其他小物件攥在其中一人一只手中，由对方猜，猜中者为胜。此游戏发展到唐朝，随唐玄宗《假宁令》“元正、冬至，各给假七日”的全面实施，“藏钩”逐渐演变成全民玩的隔空猜物游戏，且从腊八一直玩到元宵节。唐代文学家段成式笔记小说《酉阳杂俎》前集卷六“艺绝”说，他自己居荆州时，跟举人朋友高映玩过藏钩，当时每组有五十多人，两组加起来超百人，高映十猜九中，即使指环被同组人攥着，也能准确地猜出指环在谁手中。

宋延唐俗，不仅春节继续放七天假，而且官府还准许老百姓“小赌三天”。孟元老《东京梦华录》卷六曰：“正月一日年节，开封府放关扑(参与者通过投掷钱币、骰子等方式比输赢，胜者可获得作为赌注的物品)三日。士庶自早互相庆贺，坊巷以食物动使果实柴炭之类，歌叫关扑。”

宋代兴起的全民走动式拜年一直传承，北宋吕原明笔记《岁时杂记》说，正月初一这天爆竹声响彻云霄，仿佛雷声一般震撼人心。人们穿新衣到各家各户去拜年祝贺，“士庶交相出谒。细民男女亦鲜衣，往来拜节”。清代富察敦崇《燕京岁时记》云：“每届初一，于子初后焚香接神，燃爆竹以致敬，连霄达巷，络绎不休……自王公以及百官朝贺已毕，走谒亲友，谓之道新喜……貂裘蟒服，道路纷驰，真有车如流水马如游龙之盛，诚太平之景象也。”由此可见，古人大年初一不但仪式感满满，也玩得很是尽兴。

【文化观】

丰子恺画年味

□聂难

岁末寒冬，当街头的红灯笼次第亮起，丰子恺先生笔下的年味，便循着淡淡的墨香走来。他的漫画从不用浓墨重彩，却以稚拙圆润的线条、质朴温润的场景，将记忆里的年味定格成永恒——那是孩童手中的气球，是灶前的赤豆糯米饭，是亲友相聚的笑语，藏着最朴素的团圆期许，也藏着岁月沉淀的温柔与深情。

丰子恺画年味，最动人的是孩童视角里的纯粹欢喜，《新年美景》便是最好的写照。这幅作于1960年元旦前的画作，以简淡笔墨捕捉了童真里的年味，三名身形圆润的孩童居于画面下方，眉眼未细绘，却自有灵动神采。上方三只轻盈的气球升腾而起，薄彩轻染如蓓蕾初绽，“开门红”的吉祥字样，似将孩童的期盼托向澄澈苍穹。先生以典型的“子恺风格”，用圆润线条勾勒孩童的烂漫，淡雅墨色晕染出新春的暖意，不刻意张扬喜庆，却让那份纯粹的欢喜扑面而来。

他的画里，年味是浸润在烟火气中的民俗仪式，藏着一代人的集体记忆，先生曾专门创作多幅画作，定格腊月送灶的民俗细节。《送灶》中，寻常农家的灶前暖意氤氲，灶台上整齐摆着一碗香甜的赤豆糯米饭和一盘糖饼，身着长衫的父亲神色恭敬，正躬身向灶君神像膜拜，两个孩童踮着脚尖紧随其后，眼神里满是好奇与虔诚，悄悄打量着灶前的一切。另一幅《灶君上天》与之呼应，画面右侧摆着红绿纸糊的灶轿，轿身点缀着冬青柏子与纸金元宝，轿旁孩童手里攥着细小的香火，仿佛在目送灶君启程，藏着“粘住灶君嘴，不让说坏话”的小心思。先生用细腻的笔触，将每一幅画的民俗细节具象化，没有华丽的辞藻，却通过一碗糯米饭、一顶纸灶轿、一串小动作，把旧时光里的年俗烟火，刻画得淋漓尽致。就像他在《送灶》画作题字那般，“二十三这一天，家家烧赤豆糯米饭”，这份烟火气，正是年味的底色，是家人团圆的温暖，是岁月安然的慰藉。

丰子恺笔下的年味，既有孩童的烂漫，也有成年人的温情与期许。《年丰便觉村居好》中，他以清新笔墨绘出村居丰年的景致：长者携孩童漫步竹林，路旁新添的酒家暖意融融，竹竿的长线条与竹叶的短线条相映成趣，梅枝的红艳点缀着淡雅墨色，寥寥几笔，便勾勒出“年丰便觉村居好，竹里新添卖酒家”的诗意。这幅画里的年味，没有喧嚣的热闹，只有岁月静好的安然，是丰收后的闲适，是邻里间的和睦，更是中国人对“丰年顺遂”的朴素祈愿。而《昨夜新收压岁钱》《下乡做客拜新年》等画作，或是孩童捧着压岁钱的欢喜模样，或是身着新衣拜年的乖巧姿态，每一幅都藏着团圆的温情，藏着对新年的美好期许。

他还爱用简单的画面，定格年节里的细碎欢喜。《今夜两岁，明朝三岁》捕捉了除夜孩童的懵懂可爱，一夜之间长大一岁的期许，藏在稚嫩的身形里；《爆竹除旧庆升平》中，爆竹声声辞旧岁，简单的线条里，藏着“辞旧迎新”的仪式感；《红灯照得满堂红》则以一盏红灯，点亮了年味的喜庆，也点亮了家人团圆的温情。先生的漫画，从来都是“以小见大”，不画盛大的团圆场景，只画一个小片段、一个小动作、一份小心思，却能让人心生共鸣，想起自己记忆中的年味，想起家人的陪伴，想起岁月的温柔。